

一生聪明一次

《花蕾》全国小小说大奖赛

获奖作品集

主编 曾中令

北京文艺出版社

一生聪明一次

《花蕾》全国小小说大奖赛
获奖作品集

主编：曾中令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一生聪明一次

《花蕾》编辑部 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市解放路46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忻州师专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6 字数: 125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册

I S B N 7—5378—0161—4
I · 166 定价: 1.9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本书集1987年《花蕾》全国小小说大奖赛六十六篇获奖作品。

这些作品给人总的印象是：短、精、新、美，有声有色。论其短，一篇作品只千把字；论其精，篇篇玲珑、精致，如同金豆一般；论其新，主题新，艺术表现手法新，所有作品虽无“改革”二字，但改革精神却是所有作品的主旋律，字里行间充满了改革精神；论其美，不仅歌颂了美好的事物，塑造了美好的人物，从不同侧面，写出了新的时代、新的人物的新的思想风貌，不仅给人以崭新的艺术享受，而且令人思索如何在改革中奋发向上，创造更新更美的生活。

“《花蕾》全国小小说大奖赛 获奖作品集”

序

浩然

五台山名传中外，定襄县历史悠久，然而直到去年四月，也就是曾中令主编成为我那寒舍的不速之客前，我都不晓得今朝这繁多如林的报刊队伍中，还有个《花蕾》存在！县级文联主办的一个文学刊物，本来就够“小”的了，他们偏偏不事张扬，而积极地埋头干事情，这作派则更使它鲜为人知了。

曾中令同志把一本刚出版的《花蕾》放到我的面前，算作自我介绍。我窃想，又是一个来北京这个“大地方”找所谓名人拉稿子，去装饰门面的。拿起刊物一看，只见封面上朴素淡雅的底色上，印着一枝国画大写意的荷花。其它，只有醒目的刊名了。这跟常见的那些血淋淋的，丑态百出的，俗气得不堪入目的刊物封面相比，该是何等的“与众不同”呀！扫视一眼目录，各栏目里的作者名字，无一不是陌生的。这跟时时遇到的那些怀着自卑心态，可怜巴巴，从名家手里求来的三、四流作品，甚至于废品，来为版面涂脂抹粉的“小刊物”相对照，同样的“与众不同”。《花蕾》的这样两个“与众不同”，给了我好感；而曾中令同志道明来意之后，又使我肃然起敬。他说：为了扶植文学新人，促进短小精深的小小说创作，我们编辑部要搞一次小小说大奖赛。

山西的几位老作家都很赞成。这回来京水援，希望你担任评委。

小小的刊物，要办个“大奖赛”，实在是气魄可嘉，精神可佩。但是能否搞得起来，尤其能否搞得好，不免有些令人担心。不过，我为人处事有个准则：凡干正经事情的人与我有所求助，不论其结果或成或败，一律热诚支持。所以当即接受了这差事。刘绍棠老弟已经先于我给计划中的“大奖赛”题词了。其中有一段很能代表我心意的话：“小小说是个大事业，大有可为，大有前途，值得大力提倡，大写特写”。步他的后尘，我也写了几句：“报刊欢迎小小说，因有限版面可容纳丰富的作品。大众爱读小小说，因少许时间可获得较多的艺术享受。越是篇幅短的小说越难写，唯其难，才会使作者磨炼出扎扎实实的创作功力。祝愿《花蕾》促进小小说繁荣的举动得到成功”。

这以后，接到《花蕾》编辑部两封信：一是告知“大奖赛”筹备工作就序，并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二是通报应征的稿子从全国各地源源而来，大有希望。忙忙碌碌中时光流过了几个月，转眼间瑞雪初降，一本厚厚的“大奖赛”初选稿的打印本，落到了我的案头。

用手捧起这个从几千件参赛稿选拔出来的评审本，我感到沉甸甸地压手。《花蕾》这样一个小小的县级刊物，里里外外只有两、三个人，竟雄心勃勃地要在全国范围内搞一个小小说“大奖赛”，只有半年时间，居然搞成了！可以想象没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没有顽强的拼搏精神，不支付出全部热力和能力，不可能得到这么个结果。

看到稿本上那经过专人三级密封、题目下只有编码而无

著名的目录，我心里热乎乎的。别看《花蕾》刊物小，但路子正、作风正、心术正。这种“货真价实”、不参虚假、杜绝拉关系走后门的做法，跟当前一些架势很大，牌号很大，而为了“名”和“钱”，不惜使用政客的权术，玩弄商贾的把戏，设置市侩的骗局——走歪门邪道到了不要脸的程度之流者们，形成了洁白与污黑的鲜明对照。我看这是“小刊物”办成了大事情的关键所在。

逐篇阅读稿子，常常引起我的喜悦，我的怒怨，我的发笑，我的沉思。从首篇读到末尾，竟忘了划分，也觉得难以计分。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入选的作品，各有千秋，各具特点，篇篇都不乏精彩之处。小说内容反映的是天南地北的生活。可以猜想作者也是四面八方的。四面八方的作者，用笔反映四面八方的现实的社会情景，描绘各自身边的真实人物，连贯起来，使我们看到一个中国的整个的大社会。很多篇作品都具有主题鲜明，篇幅短小，文字简炼，内容充实，思想上以小见大，“纸短情长”的特点。它们之中的最佳者，堪称文学方面“微雕艺术”。

总之，半年前，绍棠和我的祝愿，终于成了现实——《花蕾》全国小小说大奖赛的举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应该说，对我是“喜出望外”的。如今精里求精地编汇成这个集子，收入的作品，是几千篇参赛作品的范例。其作者们是几千名参赛者的代表。我以为，他们不仅仅代表参赛者，也代表着决心献身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要为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前进、为祖国文学宝库做贡献的千千万万个文学新人们。《花蕾》当初发动这一活动，是严肃认真地当“大事业”而办的，经过努力工作，把如此众多的人给发动起来，显

示出“大有可为”。这样多出自文学新人之手的好作品问世，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功德无量地给插上翅膀——汇集成书，发行全国，这无疑会给更多的要走正路的文学爱好者们送去光亮、希望和一试身手的勇气与力量。正气在与邪气对峙和较量中成长、发展。报刊和作者不在大小，走正道才会“大有所为”和“大有前途”。

最近，曾中令主编来信、来电，嘱我给这本书作序。对这位以心血换取了收获的无名英雄，我不敢，也不应当不从命。于是，从百般杂事的困扰中，挣扎着挤出一点时间，说些我想说的话。祝愿参加《花蕾》小小说大奖赛的作者们不断强化自己的思想修养、生活积累和艺术磨练，让创作水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祝愿这本书能给读者带来启发、信心和深深的思索。让我谢谢《花蕾》编辑部的同志们，希望多多办几件类似小小说大奖赛这样的好事。

1988年6月6日急就于北京月坛

目 录

“《花蕾》全国小小说大奖赛获奖作品集”序		浩然
1	电话线的那一端是前沿·····	湖北 李蕻圃
4	没有勋章的复员兵·····	南京 马耀武
8	鸡 嫂·····	四川 仇甫全
12	四 季·····	内蒙 刘德珠
16	卖狗皮膏药的和买狗皮膏药的·····	安徽 徐东平
20	小 站·····	山东 王正悦
22	谷 雨·····	山西 张行建
24	酒的作用·····	浙江 徐晓明
27	信·····	湖南 林森文
29	风 采·····	江西 李永坚
31	阿 了·····	湖北 杨 进
33	一生聪明一次·····	江西 欧阳斌
36	奇人奇事·····	山东 宋英杰
40	长 进·····	湖北 王志康
43	于 恋·····	宁夏 万吉晨
47	养猫须兼养鼠·····	山西 郝东升

51	职 责	四川	竹 天
53	中国人，伟大！	山东	刘志平
55	八月墙	浙江	陶 林
58	丑娃守门	山西	李争奇
61	地球停转之前	内蒙	蒙 原
65	洁白的口罩	浙江	欧阳荣良
68	情融融	河北	韩彦欣
71	哎，那匆匆的脚步	湖南	李新发
74	三条尾巴	内蒙	侯凤仪
76	挂 念	江苏	杨 涛
78	妻子的心	陕西	黎素霞
81	冠军梦	河北	寇广生
84	眼 泪	山东	谭善强
86	考 题	湖北	吴振江
89	位 置	河北	王太吉
92	绿蒙蒙的春雨	河南	李红军
94	称 呼	山东	韩 晓
96	倾斜的街	湖北	李修平
98	心 意	山西	范志超
100	讲话稿	福建	郑宗群
103	愣 货	山西	任卫丹
107	赠 画	浙江	蒲峻麟

110	三个后进青年等于四面锦旗·····	江西	朱 赤
112	探监的小姑娘·····	四川	陈乐燕
114	妙·····	河南	李冰梅
116	乔迁轶事·····	河南	翟俊伟
119	朝 圣·····	青海	张 帆
122	礼 品·····	河南	刘丙超
124	老韩头卖鹅记·····	江苏	左奇杨
127	工艺品·····	湖北	刘书平
129	情绵绵·····	江苏	刘井泉
133	春 宵·····	山西	李善芳
136	教改明星·····	江苏	屠雨迅
140	该怎样回答·····	内蒙	贾为民
142	葫芦哀乐变奏曲·····	山西	张贵儒
146	多余的手·····	山西	赵秀林
148	他不该是英雄·····	海南	王辉俊
151	红绿灯下·····	青海	田进仓
153	月光如水·····	湖南	林彦博
155	投稿者·····	广东	伍昆池
158	阿 红·····	安徽	周传旺
161	种瓜得豆·····	北京	董保林
164	阿西莫多·····	河北	赵家栋
167	镜 子·····	山西	王爱萍

170 石 头	湖南	龚德明
172 信 任	青海	杜菊花
175 阿爷和他的老母鸡	四川	孙浩东
177 相约凤凰山	河北	王金海
179 问 路	山西	崔洪达
181 神奇的一枪	河南	霍建民
184 编后语		曾中令

电话线的那一端是前沿

湖北 李薇嫒

“叮铃铃……”接线台上的铃死命地响了起来，在这静寂的世界里特别刺耳。骆敏打了个哈欠，顾不得阵阵袭来的睡意，赶忙睁大了疲惫的眼睛。她知道，通往前沿的电话，都得经过这里。

果然，是作战处的电话。这深更半夜，有什么急事？

“要前沿八号指挥所。”

八号指挥所，姑娘心里马上一动，他，不就是在那边吗？骆敏原是军区大院通讯楼里的一名技师，在婚礼后不久，主动要求调到这个总机房当了一名分队长，来了一个多月，可连他的影子也没有碰到。这，姑娘想得通，作为阵地上的一名指挥员，怎么能随便下来呢？墙上的挂钟，重重地响了十二下，容不得她多想，必须旋即要通。

“值班员是谁？”

“二连长苏字祥。”

字祥，对方真的是他！谢天谢地。她的胸脯象揣了个小兔子，快要蹦到喉咙口了。如此熟悉的男中音，是那么远，又是那么近。多少天来，连梦中也念着你。姑娘甚至痴痴地想，等他从阵地上回来，让他讲上三天话儿不停口，而后录下九十九盒磁带！今天这么巧，始料未及地碰上了，两人同

时值班，又赶上通话，这个概率，太小了。那亲切的声波，已经敲响了她的耳膜，他清楚电话线的这一端是自己吗？骆敏真想大喊一声：“宇祥，我亲爱的！”

“现在传达三号紧急命令，请记录，并重复。”

她立刻意识到，该关上耳机了，这是纪律。

窗外，四月的小雨沙沙地下个不停；室内，接线台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象是对她眨着眼睛，那声频电流，正载着心上人的声音，以每秒三十万公里的速度从那儿通过。他们在讲什么呢？是什么命令？莫非，宇祥又要带着他的连队去冲锋，莫非……太急人了，骆敏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慢慢地，摸到了耳机开关，好一会才松开，手掌心捏了一把汗。

记得在通信学校上学时，从杂志上看到，国外有一种带有显示屏的电话，可以看到对方的面容，但这儿没有！要是有了这宝贝，宇祥瘦了没有、黑了没有，一切都有了解答。她恨不得，恨不得那电流从自己身上通过。

挂钟在滴滴答答，每一声都点在心上，姑娘的心悬了起来。她明白，不一会那铃声又会骤然响起。她害怕那铃声，只要一响，通话就要结束；她又盼着那铃声，那时可以听到宇祥撂下话筒前的惯用官辞，“讲完了，谢谢！”忽然，她觉得在所有丈夫在前线的妻子们中间，此时唯她是最幸福的。她还有那珍贵的几秒钟，听到宇祥的那声礼貌性用语，她该回答什么呢？“不客气”这句常用的套话当然不够，那说什么？“放心！”骆敏脑子里蓦地冒出这两个字，对，就说放心！他能听明白吗？能听出是他的爱妻的“那个”味儿吗？能，肯定能！他是她的，她是他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骆敏舒了一口气，长长的，而后，定定神，等待那幸福

时刻的到来。外面的雨滴，打在树叶上，落在草地上，窸窸窣窣，宛若一对情侣在窃窃私语。

“轰——”远处一声闷响，指示灯灭了，她赶快打开耳机，只听得作战处在叫：“八号指挥所！八号……”

没有回答。她身子一震，心一下子收紧了，是线被炸断了，还是……骆敏不敢想下去，恨不得撒腿朝轰响的地方奔去，然而，军人的天职不允许她这样做。

当姑娘向值班室报告完毕，便两眼怔怔，死死盯住那指示灯，或许，它马上就会亮了，或许……

一切又重归于平静，雨还在不停地下……

没有勋章的复员兵

南京 马耀武

只是当长途汽车在那个该他下车的站停下时，而且几乎是停在他上的中学的门口，他的心才震颤了一下。他跳下车，就是说，他，赵金，复员了。一个窟窿也没有的身躯，终于站在故乡的土地上了。他没有奔跑，没有大喊大叫，更没有象第一次参战下阵地时的那种兴奋的狂叫，“我赵金又回来了！”他胸中有些酸楚的幸福，但并未因幸福而失去理智。因为他的老乡全都倒在那个山头上了，而他一个窟窿也没有，简直有点愧疚，竟连一个“眼”也没有。他怕见到熟人，沿着街边走，与匆匆行人相比，他仿佛是个看客。

终于到家了。家与“猫儿洞”相比，简直称得上天堂。父亲、母亲热烈而兴奋。特别是母亲，止不住的流泪。乡亲们来了，来看他这个经历非凡而没中“子”的人。

几天过去了。一切又归于平静。能指望乡政府对一个没有勋章的人安排什么工作呢？父母在筹划他的婚事，大哥二哥同意各拿五千块帮他发家，但有个条件，以后得还。经历过难以想象的战争的赵金，谢绝了兄长的钱和父母善良的计划，他要休息一段时间，用来回忆与思考。

他去放映队看电影，以前的同志章生说他傻，连个工作都找不到，而他的好几个同学都赚了大钱。善意的嘲弄，使

赵金感到很别扭。他真想再端起冲锋枪再扫射一阵子，才过瘾，才能消除他回来后的烦躁和郁闷，而这种烦躁郁闷却是在他和未婚妻见面后才有的，确切地说，是他谢绝了兄长的帮助后的那个晚上……

晚上，月亮很亮。他和未婚妻在村后的小河边见面了。他告诉她，他谢绝了兄长的钱，他要自立。遭到了一顿斥责：“我跟你图什么？你打仗我担心！你入党、提干、上学，将来我可以离开这里。你倒好，勋章让给别人，钱又不耍，我跟你喝西北风？！怪不得人家说你傻大兵。”那张曾经使他在“猫儿洞”时不断思恋的脸，在月光下竟是如此丑陋。

过去的，似流水。赵金不后悔。全排三十个人守山头，只剩下六个，五个挂了彩。而评奖只有五个名额，他让了。经历过生与死、血与火洗礼的人，知道什么最珍贵。

嫂子似乎在翻白眼了，大概嫌他吃闲饭。得感谢大自然，赋予他家乡以美景，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使他能提着竹篮上山去卖茶叶、灵芝、蘑菇和五香鸡蛋。这样，他既可以有收入，又可以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忘却一切忧愁和痛苦的记忆，净化自己的心灵。

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因为它们既单调又乏味。一天，赵金在山顶遇到几个戴校徽的军人，其中有李子凯，见面是富有戏剧性的。

李子凯正要买鸡蛋吃，看到了赵金。他没有欢悦，只有惊讶和失望。

“班长，……是你！哎哟，怎么卖起蛋来了？什么事不能干，偏干这玩意儿。”